

又一次见证了“以文会友”和“以友会文”

李金铨

(一)

李艳红在主持“第九届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”开幕式时，有一个大哉问：香港城市大学的“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项目”已经有 12 年的历史，为什么论坛只是第九届？

答：“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项目”创始于 2005-06 年。翌年，成立“多闻雅集”，目的是暑假聚会，提供上下各届交流的机会，建立一个学术社群。2006 年夏有一批“多友”在深圳的大梅沙聚会，2007 年夏又在庐山聚会，联谊性质，人数少。2008 年，南京大学接办，始正式称为“第一届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”，会后接着游览皖南和黄山。2009 年至今，先后在昆明（大理、丽江）、厦门（鼓浪屿）、香港、台北、兰州（敦煌）、内蒙、成都（川西）、广州举行，所以本届为第九届。

今年本来准备回香港办的，但听说各校行政领导出境比较麻烦，于是临时决定转到广州，并选择到外岛栖息两晚，让大家有充分的时间交流。当我提出请求时，“超人”院长张志安二话不说，立刻答应承担，并责成邓理峰统筹，后来又加了其他人，成立委员会。够意思呀。



(二)

今年的分组讨论思路是：

“哪一本书对你从事学术工作最有启发？请举出实例说明它怎么影响你。这本书可能提供学者的典范，或有利于励志，或帮助找到学术的方向。”

所有参会的多友分成三组，分别由朱丽丽（南京大学）、邓绍根（暨南大学）和孙信茹（云南大学）主持，讨论内容将由李艳红（中山大学）、路鹏程（华东师大）和张磊（中传媒大）整理。《新闻记者》主编刘鹏多友惠允出个专辑。这是接续去年在川西多友会讨论的专辑，也是多友会建立的学术传统。我参加第一组，听到各位从不同学科的报告，深觉学术触类旁通，给我许多启发。



我们做学术工作总有奇特的“书缘”，譬如终身难忘的“友缘”，这种书、这种朋友不必多，但得到了就一辈子受用。我们在百忙中不妨偶尔驻足审视，提醒自己要做怎样的学者，有什么“人师”和“经师”，借机清理脑力，调整眼力，这应该是取法乎上、鉴往知来的一块里程碑。

节目预告，这个专辑精彩内容，敬请期待。

(三)

(就记忆所及，这是我在闭幕总结时即席发言的内容)

我没有慷慨激昂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，只有以感恩的心话家常。首先，我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同事，因为有他们的支持，这个项目已经办了12年。以我系之小，中国之大，189人能够凝聚为这么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学术社群，实在只能用“缘分”来解释。今年有多达134人申请，只能邀请16人，遗珠之憾不在话下。各位尽可邀请同事和朋友申请，但务必要他们谅解，万一没有选上他们，那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是他们的问题。

其次，要感谢各位来广州参加今年的多友会。中年教师事业和家庭的压力两头烧，还有各种临时抛给你们的任务，要来一趟是要下点狠心的。但来过以后无不开心，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温暖，气氛与众不同。今年在座的，有第一届的叶晓华（武大）和刘静慧（武大）；以前碰到手续或其他阻力的人（如安徽大学刘勇）也来了，有的也多年（如张磊）不见了。最“给力”的，莫过于今年三月（23届）那一批多友，八位来了六位。（后来清华大学的曹书乐及时赶到，算七位，要不是朱鸿军有社科院的任务在身，困在帝都的旅馆工作，可就全部到齐了。请参阅陈敏的大作，此处不赘）。



提醒大家，回去还有功课：请每人写一篇文章，长短不拘，放上“多友网”，这是我们珍贵的共同记忆。去年的“搞手”黄顺铭（川大）虽然没有来，他的魂魄还在，他建立的“冰桶挑战”还要继续。在座人才济济，能

文之士很多，尤其是 23 期的王鑫（辽宁大学），文情并茂地写了 20 页的“情书”，创纪录（com.cityu.edu.hk/CCRDOC/DuoWenYaJi/news_20160503_d.pdf），若生在帝王时代，王鑫准是“翩翩书记”的人物。其他好文章其实很多，请随时上网温故知新。只要你心诚，不论长短，皆有可观，皆可感人。

第三，要感谢以“中国最年轻的院长”（张志安）为核心的中山大学多友团队（李艳红、邓理峰、卢家银、陈敏）和“多友之友”（陈楚洁、袁梦倩、周如南），把会议办得这么细致、体贴和周到。广州很热，中山多友的热情更热。志安“超人”院长辛苦了，“同志们，辛苦了”。

（插话）今年的“多二代”特别多，他们共同成长的经验太可贵了。（后来在下川岛数过，共 19 人）在座的朱丽丽、邓绍根，请注意，再过十年你们就当爷爷奶奶了，比想像中来得快。余绍敏（厦大）、翁玉莲（西北大学），别笑，你们会更快。“多二代”如果青梅竹马一番，“多三代”指日可待，我们就枝繁叶茂了。



第四，还要谢谢李岗导演和夫人，远从台北赶来，为我们增添许多色彩、趣味和智慧。他放映纪录片《阿罩雾风云》下集，手法新颖，立意复杂而丰富，大家看得津津有味，而且在朋友圈广为流传，慨叹纪录片居然可以这样拍。这部片子以多元的视角看历史、读人生，与社会科学和传播学的方法论更有互相发明的乐趣。我们看到大气候里包括中气候，中气候里又包括

小气候，每一层次都有个人、家族和时代的纠葛与互动，理想血淋淋地与现实搏斗，人生的艰难抉择导致难以逆料的代价，历史就在人们的唏嘘和无奈中不断曲折运转。历史现象多因多果，错综复杂，如何理顺脉络，阐释层层的意义？从纪录片得到的启发，可能多于从硬邦邦的教科书，可惜时间不够，无法展开讨论。梁君健（清华）是获奖的纪录片导演，由他主持李岗的座谈，相得益彰。当然，将来若能把李岗的老哥（李安导演）一道请来，那就最理想不过的了。



我常形容“多闻雅集”是 invisible college of scholarship and friendship，除了“以文会友”，还“以友会文”，第九届的“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”又是一次有力的见证。原谅我已经老到了重复自己的地步了，但肺腑之言再说一遍，却又何妨？

(四)

这次广州的多友会，安排去下川岛休闲，大概是适合家庭旅游，所以来了19位“多二代”，从一两岁到15岁都有。陈经超和乐媛（厦大）一人抱一个，不亦乐乎；郑雯（复旦）有妈妈帮忙照顾襁褓中的秩婴，孙信茹和她的先生轮流抱爱女，王蔚（上海社科院）抱着愈来愈重的儿子，场面温馨。中间年龄段的有卢紫端、刘一萱、秦梓瑜、贾薪朵和藤佳佑，也都自得其乐。更大的王开颜、呼延同、邓子豫、洪瑞琪、张达之，则跑来跑去，各有各的

圈子，各顾各的皮。（我记得10/19位“多二代”的名字。）嘉琪和我有两个孙女，分别是五岁和两岁，住在遥远的芝加哥。我们看到眼前这些年龄相近的“多二代”，实在是无比亲切。



在下川岛上，原本要住两晚，大家准备在海滩玩水、聊天、发呆、散步、喝啤酒、谈学问的，不料号称“五十年来最大”的台风来袭，我们只住上一晚即须仓皇撤离。像逃难一样狼狈，赶巴士，赶船班，回岸，接着坐两个小时大巴到台山的温泉酒店住下。雨势太大，泡不上温泉。微信里，你来我往，只要几分钟不查就塞满了几十个短信，反正每分每秒都有人揣测台风动向。广州的高铁和飞机一律停开，大人愁着“明天”怎么回家，小朋友却雀跃不已，巴不得台风赖着不走，让他们继续玩在一道。后来，那场“五十年来最大的台风”只是一场热带风暴，大人纷纷松口气，小孩纷纷叹息。

在整个纷乱的过程中，从头到尾没有人抱怨；中大团队更人手一机，电话一个接一个，尽心尽力做好主人，这就是“多友”精神的具体表现。记得前年的多友会在内蒙的沙漠遇见沙尘暴，去年的多友会在川西藏区断电无炊，今年则为虚惊一场的台风而几经折腾。无论如何，多友们总是“随遇而安，自得其乐”（有人提议成为未来“多友旅游”的口号）。我们当然不想无端讨苦吃，但碰上天意也只好接受，甚至把它变成记忆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。这次的行程中，以台山的酒店最无景，却是大家最珍惜的，因为有大把

时间一起泡茶、聊天、唱歌，各寻各的开心——我们珍惜的，是跟什么人在一起，看什么景还在其次。



离别依依，大家抱了又抱，就是站在路边舍不得走。许多人相约明年在北京见。虽说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但“多友情”却是一贯而绵延的温暖。“到场”的多友，在心灵上，也和“未到场”的多友勾连在一起的。今年来的多友，或者今年没有来的多友，明年相约帝都！